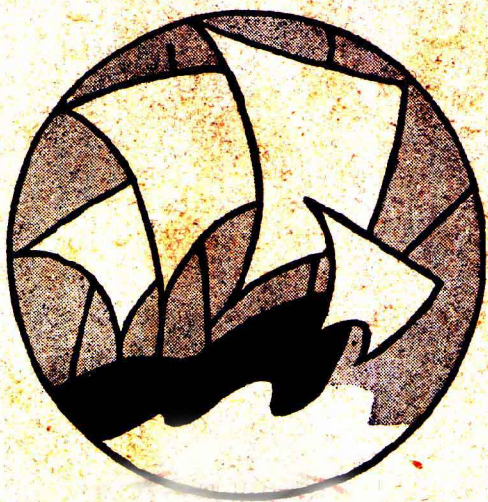


一個日本的人中國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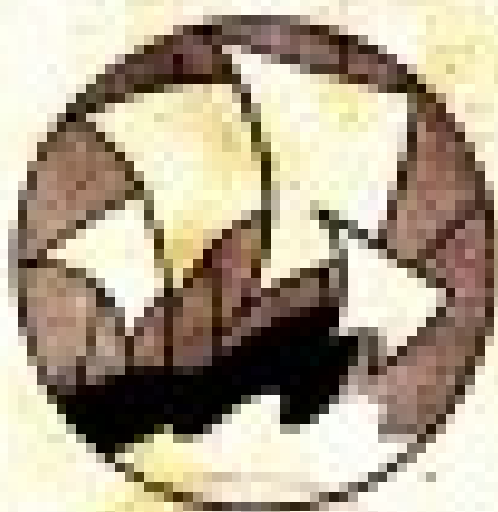
內山完造 著
尤炳圻 譯



開明書店印行

觀國中的人本日個一

周國平著
周國平



生活·讀書·新知

觀國中的人本日個一

著 造 完 山 內
譯 圻 炳 尤

行 印 店 書 明 開

民國廿五年八月初版發行
民國廿七年六月三版發行

實價國幣三角五分

(外埠酌加寄費)

“觀國中的人本日個一”

*

印翻准不權作著有

著者	內山完造
譯者	尤炳圻
發行者	章錫琛
印刷者	開明書店

上海福州路開明書店

總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七〇二五六八號

開明書店

分發行所

廣州惠愛東路
南京太平路
北平楊梅竹斜街

杭州青年路
漢口交通路
長沙南陽街

開明書店分店

內政部著作權註冊執照警字第八二六七號

魯迅序

這也並非自己的發見，是在內山書店裏聽着漫談的時候拾來的，據說像日本人那樣的喜歡「結論」的民族，就是無論是聽議論，是讀書，如果得不到結論，心裏總不舒服的民族，在現在的世上，好像是頗爲少有的，云。

接收了這一個結論之後，就時時令人覺得很不錯。例如關於中國人，也就是這樣的。明治時代的支那研究的結論，似乎大抵受着英國的什麼人做的「支那人氣質」的影響，但到近來，卻也有了面目一新的結論了。一個旅行者走進了下野的有錢的大官的書齋，看見有許多很貴的硯石，便說中國是「文雅的國度」；一個觀察者到上海來一下，買幾種猥褻的書和圖畫，再去尋尋奇怪的觀覽物事，便說中國是「色情的國度」；連江蘇浙江一帶，大喫竹筍的事，也算作色情心理的表現的一個證據。然而廣東和北京等處，因爲竹少，所以並不怎麼喫竹筍。倘到窮文人的家裏或者寓裏去，不但無所謂書齋，連硯石

也不過用着兩角錢一塊的傢伙。一看見這樣的事，先前的結論就通不過去了，所以觀察者也就不免有些窘，不得不另外摘出什麼適當的結論來。於是這一回，是說支那很難懂得，支那是「謎的國度」了。

據我自己想：只要是地位，尤其是利害一不相同，則兩國之間不消說，就是同國的人們之間，也不容易互相瞭解的。

例如罷，中國向西洋派遣過許多留學生，其中有一位先生，好像也並不怎樣喜歡研究西洋，於是提出了關於中國文學的什麼論文，使那邊的學者大喫一驚，得了博士的學位，回來了。然而因為在外國研究得太長久，忘記了中國的事情，回國之後，就只好來教授西洋文學，他一看見本國乞丐之多，非常詫異，慨歎道：他們為什麼不去研究學問，卻自甘墮落的呢？所以下等人實在是無可救藥的。

不過這是極端的例子。倘使長久的生活于一地方，接觸着這地方的人民，尤其是接觸，感到了那精神，認真的想一想，那麼，對於那國度，恐怕也未必不能瞭解罷。

著者是二十年以上，生活于中國，到各處去旅行，接觸了各階級的人們的，所以來寫這樣的漫文，我以為實在是適當的人物。事實勝于雄辯，這些漫文，不是的確放着一種異彩嗎？自己也常常去聽漫談，其實是負有捧場的權利和義務的，但因為已是很久的「老朋友」了，所以也想添幾句壞話在這里。其一，是有多說中國的優點的傾向，這是和我的意見相反的。不過著者那一面，也自有他的意見，所以沒有法子想。還有一點，是並非壞話也說不定的，就是讀起那漫文來，往往頗有令人覺得「原來如此」的處所，而這令人覺得「原來如此」的處所，歸根結蒂，也還是結論。幸而卷末沒有明記着「第幾章結論」，所以仍不失為漫談，總算還好的。

然而即使說是漫談，著者的用心，還是在將中國的一部分的真相，介紹給日本讀者的。但是在現在，總依然是因了各種的讀者，那結果也不一樣罷。這是沒有法子的事。據我看來，日本和中國的人們之間，是一定會有互相瞭解的時候的。新近的報章上，雖然又在竭力的說着「親善」呀，「提携」呀，到得明年，也不知道又將說些什麼話，但總而言之，

現在卻不是這時候。

倒不如看看漫文，還要有意思一點罷。

一九三五年三月五日

魯迅記于上海。

目次

魯迅序	一
文章文化與生活文化	一
幫之一種	六
零買較賤	一
生命與權利	一五
三樣根性	一八
一樣習慣	三
便茶	二五
剩飯	二九
又一剩飯	三三

相互扶助之宴會	三
因人定價	四
生活符號之文字	四
有限公司不能贏利之話	五
澈底的實際生活	五
某日之交易談話	六
支那人個人主義乎	六
鐘之音	七
賭博之概念	七
洋紗之話	八
飯店之二景	八
對於商品之注意	九

偷與落·····	九四
天井之話·····	一〇〇
木與竹·····	一〇六
不全力傾注必敗·····	一〇九
福祿壽·····	一一五
綁票·····	一二三
天無絕人之路·····	一二六
殉教之話·····	一三三
口言謝則失其親切·····	一三九
勞資協調·····	一四四
支那人生活·····	一四九
針尖和拳頭·····	一五六

文章文化與生活文化

我觀察中華，垂二十年，覺得最可注意的，祇有一樁事情——便是一個存在的中國的文化，可以有兩種的看法。若因為左右共有兩隻眼睛的關係，無怪乎會有兩種看法的時候，也便沒得可說了，實際上卻是極不可思議的。

右眼看去和左眼看去的中國文化，清清楚楚地區別得出來。原祇是一種的存在，卻因右眼看去和左眼看去的不同，生出極為別緻的形象來了。我現在暫將這兩種文化，名其一日文章文化，另一種曰生活文化。這種呼法，未得其正鵠也難說，但不論如何，用這樣的名稱比較容易了解。

文章文化也者，不待說是表現在文章裏的東西。所謂生活文化，是生活着具體地存在的東西。如此一說，文化的這樣兩種別原不僅限於中國。必有人說沒有一國不是同樣罷。然而我總以為在中國觀察時，不能不為其區別之顯明而吃驚也。

譬如，長江沿岸常可以看見桃李之花燦爛盛放，杭州一帶疏影暗香的老梅上開滿白花，金木犀和銀木犀（桂花）繁茂如林。在這樣地方，又每不免有二三乃至五六隻惡臭污穢得打不開鼻子的大糞桶森然並列着呢。但是用文章祇表現其反面的事實的時候，則成爲極不同的東西了。

將這種實際的景色收入文章家的筆底的時節，當然是用練之又練的美辭麗句表現出來，所以寫成的文章，不外是些梅香馥郁，舞烟淩霜，如湘娥之姿浮於月光等等一套。於是乎那個臭得打不開鼻子的大糞桶，便在文章裏找不出半點踪跡來了。這不過是一例而已。要之，表現在文章裏面的中國文化和實際生活決不是一會事。實際生活別有實際生活所在之處。換言之，實際生活，惟有從生活裏才能表現出來。

因此，我纔暫爲定名作文章文化和生活文化。據我看來，日本的大部分支那研究家（無分左派與右派）所研究者都不過是文章文化而已，具體地觀察或是研究着支那的生活文化的人，幾幾乎沒有。至少是，我還沒有親自見過也。

如此看來，日本的支那研究家，真和中國的文章文化製作者，成爲一對難兄難弟，同屬一種文章的遊戲者了。至少我是這樣看法的。我以爲支那所謂文章也者，僅將中國人的生活的一部，或是一面，用文字巧妙地配列書寫下來的東西而已。所以牠祇是一部的記錄，而絕不是全部的。同時，深信這類的文章，斷不足具左右生活的力量也。

但何以日本的支那研究家，僅埋頭於研究文章文化，而不及其餘呢？我覺得這原沒什麼不可思議之處。因爲日本的研究家非文章不信，非文獻不信的緣故。不論這是如何千真萬確的事實，祇要在文獻中找尋不得，便見了也作未見，聽了也作未聽的緣故。與其說是我親眼看見，或是事實如此，倒不如說某書某節如何如何寫法更認爲憑信可依，是日本的研究家的態度之故。既極奇妄，又極滑稽，如前所述，中國的文章一物，已是遠離實際的事實，高昇入天的東西了；是在文章家的頭腦裏一練再練，僅足齷其個人陶醉的東西而已。非生活之所產，而是頭腦之所生，實在說，可稱作有閑文化之精也。若說僅恃此便足以認識中國，了解中國人，豈非滑天下之大稽乎。

原來日本人數千百年之間，繼續着海洋中的孤立的生活，其結果乃建設了非常非實際的鑑賞的文化，並鑄定了容受中國的鑑賞的文章文化的基地。育長在自國的有閑文化裏，又從中國輸入有閑文化來的祖先，和在這種傳統中長育成的我們日本人，重視文章文化，蓋亦不得已之事乎。

中國的有閑文化的代表的存在物儒教，輸入了日本，而成爲實踐倫理的基準者，由前述之點看來，雖是當然了，但反此，中國的生活文化，卻似乎尙毫末與日本人以任何影響。在有閑文化裏育長出來的我，而遇到實際的中國的生活文化時，不待說是無所措其手足了。也許是無所措手足之後的窮途一策，也許是出於偶然罷，總之，我摒絕從來支那研究的書籍不讀，離開了文獻的先入爲主的思想，擬先將中國人的生活本身加以觀察，有所把握。想獲得住這生活文化——真實的文化，即使祇是一端也好，努力以迄今日。這便是現在所貢陳的我的漫文——組織並不嚴整的我的漫文的創造的過程。扳起了面孔的大嚴肅的序論就此打住。

○日本的支那研究家，僅研究了支那之文獻，與夫堆砌文獻的文章而已。

○我卻注視生活，而欲把握住生活文化也。

幫之一種

我說，不知長江則不知大河，何以呢？長江可以說是大河的緣故；不知中國則不知大陸，何以呢？中國便是大陸故；不知中國生活則不知漢字，因漢字即中國人生活的符號故。住在日本內地的人們，不論如何用盡了方法，究不能測知長江之大。欲知長江之大，除了親眼去看一下長江之外，別無辦法。同樣，住在日本內地的人，不論如何用盡了方法，到底明白不了什麼是大陸。欲知何謂大陸，也仍祇有親自到中國國內旅行一次，才是最好的捷徑。

一提起漢字，立刻使人聯想起來的，便是日支兩國乃同文之國。遂覲然放言如車之兩輪，鳥之兩翼等等的話的人所在皆是。我除了驚其自誇之甚之外，不能更贊一辭。原來，所謂漢字者，若完全如日本人所解釋的一樣，誠為無上的幸事，不能不使兩國人共慶了。無奈事情並不如此之簡單。日本人對於漢字的解釋，是離開了中國人的生活的解釋，依